

2010
BY JIANG NAN

Dragon Raja

龙族 I 火之晨曦

江南 著

DRAGON

你年少的时候，是否有过孤独而热血的梦？



By Jiang Nan



DRAGON RAJA-HUO ZHI CHEN XI
BY JIANG NAN 2010
Conceived, Created,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

长江出版社
知音书局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 《小说绘》书系

龙族 江南 著 I
火之晨曦

DRAGON RAJA

By Jiang Nan . 2010

Conceived, Created,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

When you feel most lonely and desperate,
there will be a door open for you.

As long as you have a dream and dare to rise,
poor children will also have proud expression in the eyes.

知音动漫图书·新阅坊荣誉出品

《漫客·小说绘》书系

在你最孤单最无望的时候，有一扇门会在你身边打开。

路明非等了十八年，在他最衰的那一刻，门开了。

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有梦想的衰小孩！

—— 江南



火之晨曦

龙族

DRAGON RAJA

7	◎	序章	白帝城	Bai Di Cheng
11	◎	第一幕	卡塞尔之门	The Gate to Cassell
53	◎	第二幕	黄金瞳	Golden Eyes
83	◎	第三幕	恺撒	The Dictator
105	◎	第四幕	青铜城	The Bronze City
133	◎	第五幕	龙影	Gragon Shadow
157	◎	第六幕	星与花	Star & Flower
193	◎	第七幕	弟弟	The Little Brother
219	◎	第八幕	哥哥	The Big Brother
253	◎	第九幕	龙墓	Dragon Tomb
281	◎	第十幕	七宗罪	Seven Deadly Sins
307	◎	尾声		Afterward

I

DRAGON RAJA

龙族 · 火之晨曦

序章

| 白帝城 | Bai Di Cheng

所谓弃族的命运，就是要穿越荒原，再次竖起战旗，返回故乡。

死不可怕，只是一场长眠。

在我可以吞噬这个世界之前，与其孤独跋涉，不如安然沉睡。

我们仍会醒来。

“哥哥……”有人在黑暗里轻声地呼喊。

真烦！谁家的小孩跑丢了？

“哥哥。”孩子又喊。

真烦真烦真烦！哥哥？这里没有！

“哥哥……那我走啦……”孩子低声说，声音渐渐远去。

他心里忽然有点不忍心，那个渐渐远去的声音，透着一股孤单，让人想到那个孩子远去的背影，像只被抛弃的小猎犬。

“好啦好啦好啦！你家住哪街哪号哪门？你那个靠不住的哥哥叫什么名字？我送你回家！”他翻身坐了起来。

他在阳光中席地而坐，一袭白衣皎洁如月，所见的是一朵白色的茶花在粗瓷瓶中盛放，隔着那支花，白衣的孩子手持一管墨笔伏案书写，一笔一画。

“喂，你没走啊？你要我的吧？”他想说，却没有说。

他很自然地做了一件事，桌上有盘青翠欲滴的葡萄，他从里面摘下一小串，隔着桌子递给那个孩子。

孩子抬起头来，眼睛里闪动着惊慌，像是警觉的幼兽，“哥哥，外面有很多人。”

鬼扯吧？这么安静的。他想。

可是自然而然地，他说了另一句话，“也许会死吧？但是，康斯坦丁，不要害怕。”

“不害怕，和哥哥在一起，不害怕……可为什么……不吃掉我呢？吃掉我，什么样的牢笼哥哥都能冲破。”孩子认真地说。

吃掉……你？虽然你长得很白嫩，但是绝不代表你比汉堡好吃啊，我中午才吃了一个汉堡，一点不饿。他想。

“你是很好的食物，可那样就太孤单了，几千年里，只有你和我在一起。”再一次，他说出了言不由衷的话。

“可是死真的让人很难过，像是被封在一个黑盒子里，永远永远，漆黑漆黑……像是在黑夜里摸索，可伸出的手，永远触不到东西……”

“所谓弃族的命运，就是要穿越荒原，再次竖起战旗，返回故乡。死不可怕，只是一场长眠。在我可以吞噬这个世界之前，与其孤独跋涉，不如安然沉睡。我们仍会醒来。”真不敢相信，这么拉风的台词，居然会出于他的嘴里。

“哥哥……竖起战旗，吞噬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吃掉我吗？”孩子看着他，澄澈的瞳子里闪动着……期待。

见鬼！这是什么“我们是相亲相爱的食人族一家”的话剧桥段么？可你们的家庭伦理真的好奇怪！

“会的，那样你就将和我一起，君临世界！”可他轻轻地点头，声音里透着冷硬的威严。

孩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，递给了他，他茫然地喝了下去。

“我要走了，哥哥，再见。”孩子站了起来。

他想说我不是你哥哥你认错人了，但他也只是随口说，“再见，自己小心，人类，是不能相信。”

又是句奇怪的台词，没头没脑的。

孩子出门去了，在背后带上了门。他听着孩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

他忽然有点害怕，他想自己真是昏头了，那么小的一个孩子，放他自己去街上走，给人拐跑了怎么办？不知道他得走多远的路才能找到哥哥。他变得坐立不安，终于忍不住的时候，他起身往门口跑去。

他推开了门，炽烈的光照在他的白衣上，不是阳光，而是火光。燎天的烈焰中，城市在哭号，焦黑的人形在火中奔跑，成千上万的箭从天空里坠落，巨大的牌匾燃烧着、翻转着坠落，上面是“白帝”两个字，简直是地狱。

城市的正中央，立着一根高杆，孩子被挂在高杆顶上，闭着眼睛，整个城市的火焰，都在灼烧他。

像是一场盛大的献祭。

心里真痛啊，真像是有把刀在割。什么重要的人就此失去了，因为他犯了错误。
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确实没错，他就是个孩子的哥哥。

“康斯……坦丁。”他喊出了那个名字。

他猛地坐起，在下午的阳光中睁开眼睛，呼吸急促，全身都是冷汗，外面是高架轻轨经过的噪音。

他忽然觉得这声音那么悦耳，提醒他梦中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他所在的，只是普通的人世。

DRAGON RAJA

龙族 · 火之晨曦

第一幕

卡塞尔之门 | The Gate to Cassell

人一生里总有几次觉得自己看见了天堂之门洞开，路明非等了十八年，在他最衰的那一刻，门终于开了。

那个走进来的天使四下扫视，目光如刀。

路明非打出“GG”（“GG”，指“Good Game”，在竞技类游戏中称赞对方玩得好，也是认负的意思），切出了游戏。

屏幕上最后一幕，十二艘人类巡洋舰以大和炮聚焦射击，把他的母巢化做一摊血水。他输掉了今天的第六局，零胜六负。最后一局他坚持了22分23秒，不过最终还是被拿下了，对方的微操很好，用的又是人类，人类的机枪兵在星际争霸里是个变态兵种，出枪速度为零，拔枪就射，收枪就跑，路明非的小狗追不上，在路上就一只只被打爆了。

聊天频道里，对手得意洋洋，“人类打虫族未必要出坦克，韩国高手都不出坦克，开始就爆兵，海量的机枪混着护士冲过去，连消带打……”

路明非可以想象那家伙眉飞色舞的样子。

路明非没吭声，切到QQ上，那个戴棒球帽的女孩头像还是灰色的，一动不动。对方没上线，他又白等了。他抓了抓头发，有点儿失望。另一个头像倒是跳了起来，是个长得很欠的熊猫，ID是“老唐”。

“兄弟你虫族玩得不错了，下次再切！”老唐就是那个打赢了他的家伙，“你就差在微操上，战术意识是很好的。”

“好呀。”路明非说。

老唐得意洋洋地下线了，路明非冲着屏幕吐了吐舌头。

如果老唐亲眼看见路明非的操作，大概就不会得意了，只会骂一句“变态”，而后再不跟他对局。路明非用的是台老式的IBM笔记本，没接鼠标，用的是红点控制。用红点打星际争霸，这是只有疯子才会干的事情，好比用擀面杖掏耳朵。如果要接鼠标的話，大概老唐活不到第八分钟吧？那样就没得消磨时间了。

可路明非也懒得和老唐说自己是纯属无聊在挑战高难度，他有好多时间得消磨，下次老唐不陪他打了怎么办？

可消磨了很多时间，她也不上线。

何必呢？他有时候也跟自己说。像个傻子似的等啊等，等四个小时，说两三句话，好像是蛮不值的。

可这种事情谁算得出来值不值？

“一箱打折的袋装奶，半斤广东香肠，还有鸣泽要的新一期《小说绘》，买完了赶快回来，把桌子上的芹菜给我摘了！还有去传达室看看有没有美国来的信！还玩游戏？自己的事情一点不上心，要没人录取你，你考得上一本么？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，有什么用？”婶婶的声音在隔壁炸雷般响起。

路明非觉得脑袋被震得嗡嗡响，一叠声地答应，一溜小跑出门。走廊里安安静静，下午的阳光从楼道尽头的窗户里照进来，暖洋洋地洒在他身上，走道里晾晒着纯白色的床单，窗外风吹着油绿的树叶摇曳，哗哗地响。他靠在门上，听着门里的婶婶还在唠唠叨叨地抱怨，被门隔着，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儿。

又是春天了，路明非，高中三年级，将满十八岁。

他和叔叔婶婶一起住，有一个名叫路鸣泽的堂弟，就读于当地最有名私立高中，学费高昂，师尊严苛，豪车如流水，美女如流云。还有三个月零四天他就得参加高考，这些天每个人见了他都谆谆教诲，告诉他末日就要到来，应该焕发斗志。

可压力越大，路明非越懒，除了打星际争霸，就是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发呆。

作为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人，他的懒惰并不难理解。

路明非有六年多没见过爸妈了，好消息是据说他们都还活着，每半年还会写封信给他；坏消息是每次来信，妈妈都遗憾地告诉他回国探望他的计划又要推迟，因为“事情有了新的进展”。

他的爸妈都是考古专家，说是在忙一个大项目，结果一旦公布就会像斯文·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那样震惊世界。上初中时，路明非很为爸妈自豪，读了很多考古方面的书，放学路上和同学津津乐道。但他很快发现该自豪的是有爸妈开车来接的兄弟们。放学之后，一帮同学吊儿郎当地并排往前走，占了几乎半条街的路面，后面就一次次响起汽车喇叭声，然后队伍中立刻有个兄弟收敛了摇摆的幅度，老老实实地钻进自家的车绝尘而去。人一个个地少下去，最后往往只剩下路明非一个人，继续摇摆着向前。

兄弟们隔着车窗玻璃看出去，路明非的背影踢着石头自由自在地远去，非常地羡慕，羡慕他可以随便去哪儿，想逛商场逛商场，想买吃的买吃的，还能去打台球。

“路明非家里对他最好了，从来不管他。”

其实路明非一个人的时候不逛商场也不打台球。他在网吧里坐得发腻之后，就回家了，进了楼却不进屋，从通往楼顶的铁栅栏里钻过去，坐在嗡嗡响的空调机边，眺望这个城市，直到太阳西下。

路明非觉得自家爸妈是男女超人，也许只有某一天他们坐的飞机失事了，他们才会

忽然出现在他面前，托着飞机平安落地。若不是那样，他们始终在为世界忙碌，而不是为了他路明非。超人爸妈当然可以用来吹嘘，可事实上跟不存在也没什么区别，路明非都快记不得爸妈的长相了，只有偶尔看小时候的全家福，才能勉强回忆起那一男一女，还有他家那栋外面爬满爬山虎的老楼。

叔叔婶婶更感兴趣的，是路明非爸妈定期从国外寄回来的钱。托那笔钱的福，路明非可以上私立贵族高中，也是托那笔钱的福，叔叔婶婶能买一辆小排量的宝马，叔叔有钱买一些仿得很像的名牌货，婶婶有钱在麻将桌上输，还是托那笔钱的福，堂弟路鸣泽在学校里有了“泽太子”的绰号。路鸣泽和路明非在同一所高中上学，不但成绩比他好，穿衣服也比他精致，而且只要有女孩一起吃饭就抢着付钱，叔叔婶婶还会穿得特别体面参加路鸣泽的家长会，让人感觉路鸣泽是个蜜罐里泡大的孩子。

如果不是因为路鸣泽身高 160 厘米，体重 160 斤，应该早都找到女朋友了。

而他路明非是也只是“路鸣泽的哥哥”。

路明非对此倒不介意，连爸妈都不在乎他，对叔叔婶婶还能有多高的要求！

路明非两手抄在裤兜里，耷拉脑袋看着地面，一路下楼，在便利店里买了婶婶要的东西，又溜达到书摊上，买了一本新出的《小说绘》。

婶婶觉得路鸣泽聪明，好读书，求上进，还特热爱文学，路鸣泽看《小说绘》在婶婶的嘴里也是“我们家鸣泽在学习”，每次《小说绘》出新一期婶婶都觉得中国青年文坛又有了动静，赶着路明非去买回来，让路鸣泽紧跟形势。

楼下报刊亭的大爷觉得路明非又忧郁又赖皮，还热爱文学，老来买《小说绘》，可从来不看，而是蹲在报刊亭边，把新一期的《家用电脑与游戏》白看完，然后扔回摊上，坦荡荡地评价说越来越不好看了，拍拍屁股走人。

路明非有点蔫儿坏。路鸣泽经常说在我家里怎么怎么样，指挥路明非帮他干这个干那个，路明非每次都照做，然后他就蛮小人地访问路鸣泽那个秘密的 QQ 空间。

路鸣泽看了文学书，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“寂寞的贪吃蛇”，抄了很多哀伤的句子放在 QQ 空间里，配上他自己用手机拍的大头照，偶尔还上载几张用点红墨水抹在手腕上冒充割腕的照片，配的诗大概是说没有爱就要去死的意思。路明非知道堂弟春心浮动，在学校里天天见光天天死，所以想在 QQ 上遭遇点天雷地火。

路明非就申请了一个新 QQ 号，起名“夕阳的刻痕”，挂上一张短发娇俏萝莉的照片，把年龄填成 16 岁，个性签名写成“让你的微笑和悲伤成为我这一生的刻痕”。趁着路鸣泽在家上网，他就溜去网吧和“寂寞的贪吃蛇”搭讪。三来两去，路鸣泽大概觉得他这条贪吃蛇终于找到可口的食物了，非常乐意让自己的微笑和悲伤成为女生这一生的刻痕，在家里，每天都很高兴哼着信乐团的《离歌》，在 QQ 上一再地约见面，准备轰轰烈烈地

开始了。路明非答应得斩钉截铁，可总约在婶婶拎路鸣泽去学钢琴的时候，路鸣泽每每和娇俏少女失之交臂，扼腕痛恨，唱着《离歌》的时候也就有点哀愁的调门儿。

这是路明非这些日子来最开心的一件事了。

路明非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没有多好，也没什么做坏事的本事，活到十八岁，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。

“明非啊，都说你要去留学啊。”报摊的大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。

“哪有，申请而已，谁要我啊？”路明非蹲在摊边蹭杂志看。

“出国留学好啊，出国留学回来就是海龟，赚钱多。”

“我不想赚钱多，我要是考不上大学，我就帮大爷你看摊儿，你给我点儿钱够我买PS2的盘就好了。”

“没出息，看报摊赚不到钱，我是年纪大了。”

路明非翻着眼睛看看头顶绿荫里投下的阳光，“挺好的，可以晒太阳，没人来的时候就发呆，还有过路的美女看。”

这个话题让路明非比较沮丧。他确实申请了美国的大学，但这绝不是因为他的成绩太好大有希望。对于他的成绩，人人都有不同的评价方式。班主任说，路明非，你是属秤砣的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多少？婶婶是对叔叔说，鸣泽成绩好都是我们家的基因，看你家基因就是不行！只有路鸣泽对他很体贴，在QQ上鼓励他说，“夕阳！成绩不好怕什么？我行我路，这才是我们这种人该做的！反正你在我眼里是个好女孩！”

出国这件事，是婶婶灵机一动一力主张的，押着路明非把申请表给填了，还慷慨地付了每所学校几十美元的申请费。婶婶有自己的算盘，路明非的各科成绩中，唯有英语还不错，跟着同班的英语狂人考托福的时候又走了狗屎运，考分不错。以路明非的成绩，上一类本科很难，如今很流标奔着出国去申请一把，再走一次狗屎运拿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，就算对路明非爸妈寄来的钱有交待了。

此外婶婶还有套小算盘。路鸣泽的成绩虽然比路明非好点，却也不是顶尖的，上不了清华北大那类婶婶挂在嘴边的名校，如果能考出国，也是很有面子的事。但是上大学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婶婶还不忍心看着路鸣泽去冒险。她思前想后，大概是想起了什么名人名言说“凡艰辛的路，当由勇敢者以坚硬的脚底踏开”，忽然觉得路明非很是勇敢，于是让他试试用坚硬的脚底给路鸣泽踩出一条路来。如果他失败了，也不要紧，说明此路不通，路明非可以迟一年和堂弟一起高考。

不过艰辛的路显然不是光靠勇气就能踏开的，路上满是崴脚的石头。路明非已经连着收到十几封复信了，开篇大同小异，都是：

“亲爱的申请者：

感谢你对本学院的兴趣，但是很遗憾的……”

婶婶花费了好几百美金的申请费，换来的只是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感谢，善人当得很心痛。而路明非不焦不躁，心态如老僧入定，止水不波，只不过为了配合婶婶的沮丧，才在收到拒信时挤出点忧伤的表情来。

如今只剩一所大学没给他复信了，排名最靠前的名校，“芝加哥大学”。

“有我的信么？”路明非在传达室门口探头探脑，拽着英文发音，“Mingfei Lu。”

“有，美国寄来的。”门卫扔了一封信出来。

路明非一摸，信封里只有薄薄的一张纸，是拒信无疑。凡是录取信，会夹很多的表格和介绍材料，厚厚的一摞。而感谢你的申请并且遗憾你未被录取，只要一张打印纸就好了。

路明非撕开信封，来信居然是用中文写就的：

亲爱的路明非先生：

感谢你对芝加哥大学的兴趣，但是很遗憾的，你未被录取。

但是，我们常说，路不一条，只看你愿不愿意选择。

首先自我介绍，卡塞尔学院是一所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远郊的私立大学，和芝加哥大学是联谊学校，有广泛的学术交流。

我们非常荣幸地从芝加哥大学那里得到了您的申请材料，经过细致评估，我们认为您达到了卡塞尔学院的入学标准，在此向您发出邀请。

请您在收到这封信的第一时间联系我校古德里安教授，他正在中国进行一次学术访问，将会安排对您面试。

有何疑问，也请联系古德里安教授。我会协助他为您提供服务，我是卡塞尔学院的学院秘书诺玛·劳恩斯，非常高兴认识您。

你诚挚的，
诺玛

路明非把信放下，摸了摸额头，有点发懵。

本来看开头很对的一封信，一封标准的拒信，怎么过了那句“但是，我们常说，路不一条，只看你愿不愿意选择”之后，忽然变了呢？显然他已经被列在面试名单上了。路明非的高中同学也不是没有人申请成功过，但是有美国教授千里迢迢来面试的，这还是头一份儿。路明非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，他甚至没给这个卡塞尔学院贡献过申请费。也许“夕阳的刻痕”的真实身份给路鸣泽发觉了？路鸣泽想办法报复他玩呢？